

詩

與

真

梁宗岱著

梁宗岱著

詩

與

眞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初版

(80712.11)

詩 與 真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梁 宗 岱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二五二上

張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九五九號審查證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序

在這詩與真底名字下，我收集五六年來寫就的幾篇零星的散文。

這跡近誇張的名字，不用說，是受哥德底自傳 *Dichtung und Wahrheit* 底暗示的。可是立名雖似蹈襲，命意却兩樣。哥德底意思——如其我底了解不差，是指回憶中詩與真，就是說，幻想與事實之不可分解的混合，所以二者是對立的。在作者底思想裏，它們却是它從粗解文學以來所努力追求，不偏不倚地追求，而且，假如境遇允許的話，將畢生追求的對象底兩面：真是詩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詩是真底最高與最終的實現。

這幾篇文章，我上面說過，是五六年來在不同的時期與不同的景况下寫的。作者思想與藝術底演變是不可避免的事。假如精明的讀者在這裏面覺到內容上相當的一貫與風格上相當的一致，那就全仗這一點努力與追求；假如這本小書敢企圖對讀者有多少貢獻，也全在這一點努力與追求。

這并非作者自詡已經達到或接近他底目標——這目標也許將永遠縹渺如遠峯，不可卽如天邊靈幻的雲。不過單是追求底自身已經具有無上的真諦與無窮的詩趣，而作者也在這裏面找着無限的欣悅了，正如一首歌底美妙在於音韻底抑揚舒卷底程序，而不在于曲終響歇之後。

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京滬道中。

目次

序	一
保羅梵樂希先生	一
論詩	二七
論畫	五五
文壇往那裏去（用什麼話問題）	六三
象徵主義	七五

詩與真

保羅梵樂希先生

當象徵主義——瑰豔的，神祕的象徵主義在法蘭西詩園裏彷彿繼了浮誇的浪漫派，客觀的班拿斯（Parnasse）派而枯萎了三十年後，忽然在保羅梵樂希底身上發了一枝遲暮的奇葩：它底顏色是嫵媚的，它底姿態是招展的，它底溫馨卻是低微而清澈的鐘聲，帶來深沉永久的意義。

文藝界有一種傳統的誤解：偉大的藝術家，必定是從窮愁中產生的。所以我們意想中偉大的詩人，不是潦倒終身，就是過一種奔放或流浪生活的人。固然，深沉的悲哀，有如麝蘭底一縷芳

馨，往往引導我們深入人生底花心；到了淚咽無聲的絕境，我們便油然而生打破沉默的意念。然而有一派詩人，他底生命是極端內傾的，他底活動是隱潛的。他一往凝神默想，像古代先知一樣，置身靈魂底深淵作無底的探求。人生悲喜，雖也在他底靈臺上奏演；宇宙萬象，雖也在他底心鏡上輪流映照；可是這只足以助他參悟生之祕奧，而不足以迷惑他對於真之追尋，他底痛楚，是在煙波浩渺中摸索時的恐懼與徬徨；他底欣悅，是忽然發見佳木葱蘢，奇獸繁殖的靈嶼時恬靜的微笑。

可是倘若他只安於發見而不求表現，或表現而不能以建築家意匠的手腕，音樂家振蕩的情緒，來建造一座能歌能泣的水晶宮殿，他還不過是哲學家而不是詩人。詩像一切藝術一樣，固可以寫一刹那的感興，瞬間的哀樂，但是詩，最高的文學底使命，僅止於此麼？夜草底潛生，泉心的霽月，死的飛禽，纍纍下墜的果，以至嬰孩底悲啼，睡女胸間停勻的起伏……一般詩人所不勝眷戀縈迴，歎息吟咏者，對於我們底詩人，卻只是點綴到真底聖寺沿途底花草，雖然這一花一草都爲他展示一個深沉的世界；卻只是構成巍峨的聖寺的木石，雖然這一木一石都滿載無聲的音

樂。

神話底時代——無論希伯萊的還是希臘的——過去了，頌讚神界底異象和靈蹟的聖曲隱滅了；英雄底遺風永逝了，歌詠英雄底豐功偉業的史詩也銷歇了；人類底靈魂卻是一個幽邃無垠的太空，一個無盡藏的寶庫。讓我們不斷地創造那謳頌靈魂底異象的聖曲，那歌詠靈魂底探險的史詩罷！

保羅梵樂希 (Paul Valéry) 以一八七二年十月三十日生於法國底舍提 (Sète) 一個濱臨地中海很小的卻四方雜處的城。他底父親是城裏的統稅局員，母親是意大利產。他底祖先多是海員，到了他底父親才從法屬地中海底哥爾司島 (Corse) 移來，島中居民，至今猶有保存古希臘底遺風的。如其土地與血統對於文藝天才有相當的影響，我們可以說，梵樂希底先天已決定他是那一種天才了。

他底童年全被囚禁在城內的中小學校裏。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從校舍底窗口仰觀那一碧

無際的天，俯瞰那比天還要蔚藍的晴波萬里的海，和天上的流雲，海角的沙鷗，出沒的白帆。可是對於這想像豐富的，雖然據他自己說是庸碌的小學生，這茫茫的天海之交，已足使他默識宇宙底曠邈了。考取了學士學位之後，他便到鄰近一個大城蒙伯利 (Montpellier) 省立大學肄習法律。但他所孜孜不倦的，不是法律底研究而是讀詩與遨遊——曾經到過地中海沿岸，到過風光明媚的南方的讀者，便知道他底詩怎樣地浸潤着地中海波光濤語，麗日金星，和檸檬橄欖底甘芳，月桂與長春底綠影……是的，那在上品朗而終古凝定的青天，在下永久流動的深不可測的碧海，正是他一切作品底共通德性底徵象。

有誰不信重大的收穫往往出於偶爾的機緣麼？舍提與蒙伯利之間，有座名叫瑪格龍尼 (Maguelone) 的古寺，是二世紀傳下來而屢經修葺的。寺在古樹叢中，綠陰深處，一半已圯毀不堪了，一半還好好地保存着留給遊客看。寺頂有些婆婆的異樹，爲法國所不常見的，據說是鳥兒從非洲帶來，不經意地遺下的種子，現在遂爲該寺一種奇麗的點綴。梵樂希所以能在詩界有偌大的貢獻，爲法國詩壇，不，世界底詩壇放一異彩，也可以說是偶然的。他最先曾一度作海軍將

校夢。幸而學校笨拙的教授法使他和數學格格不相入，才不得已把這場惡夢割棄了。在蒙伯利習法律時，他對於文學雖表示極端的熱忱，但他只以欣賞自足，毫無執筆底衝動。直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底五月，在蒙伯利大學六百週紀念會上，他和一個來自巴黎的青年底邂逅，才決定了他對於文藝界永遠的使命。

這巴黎的青年便是日後有名的熱烈的肉戀底謳歌者，法國近代有數名著卑列提斯之歌（*Chansons de Bilitis*）與婀扶羅嫡蒂（*Aphrodite*）底主人彼得魯易斯（*Pierre Louys*）。這兩位青年——一個溫文爾雅，雙目澄碧如藍寶石，一個爽直真摯，衣裳楚楚——會晤才不過十分鐘，波特萊爾，瓦格尼（*Wagner*），和廉布（*Rimbaud*），魏爾崙（*Verlaine*），馬拉美（*Mallarmé*）等名字從他們底會話中流過了，便站起來手挽手大踏步走着。他們底親暱，使旁觀者都不勝驚愕。未幾便在人海中散失了。梵樂希從學校回到軍營之後兩日——那時他正在軍役——前事差不多全置諸腦後了，忽然接到一封字蹟雄麗的洋洋數十頁的長信，裏面所載的不消說都是一千八百九十年間一個努力文藝者底信條。翌年梵樂希在蒙伯利大學取了法

學碩士底學位，便決計離開他底風和日麗的故鄉，來到法蘭西底京都，新世界文藝底中心點巴黎。

這時候浪漫主義底餘威，已消滅殆盡。以文學界底拿破崙自居的囂俄，也像不可一世的拿破崙一倒而不能復起了。散文中左拉及其自然主義底黨徒，和環繞着勒孔特李爾（Leconte de Lisle）的一般班拿斯派底詩人，正如熒熒的星座，輝映於文藝底天杪。可是，自然主義也好，班拿斯派也好，黃金中已現敗絮，燦爛中已呈衰象，高唱凱旋的歌裏，已隱約地露出力竭聲嘶底徵兆。文藝底空中，大衆開始聽到一陣新奇的歌聲，萬千空前的曲調，有如一座神祕的幽林底颯颯語，它底呻吟，它底回聲，甚至它底譏誚，都充滿了預言與恐嚇，使當時文壇底權威悒悒然預感他們底末運。表面上看來，那一般青年詩人底言行，至少在當代人底眼光裏，不免調侃與嘲諷底嫌疑。其實他們態度之嚴肅，求真求美的熱誠與懇摯，從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沒有與之比肩的。這時候，那些青年詩人所宗仰的對象，已由囂俄，由勒孔特李爾，而轉移到已死的惡之花底園丁，和尙存的馬拉美與魏爾崙底身上了。

這三個新領袖名字，在我國文壇，總算有相當熟悉的了，雖然我不得不趕緊加一句：關於他們底介紹——波特萊爾還比較好些——直到現在還是片斷而不正確的。但這也難怪，馬拉美底偉大，就是在他本國，也是近年才給大眾完全公認的。魏爾崙那種淺顯，深刻，沉痛，婉妙，蟬翼一般的調子，又給一般無聊的詩人（？）糟蹋得不成樣子了。——言歸正題罷！馬拉美與魏爾崙，雖同是當時青年詩人底老師，他們底生活，他們底藝術，卻幾乎都處極端相反的地位。前者是循謹和藹，嚴肅有儀的中學教員，後者卻是放浪無行，布希米人一樣的生活。前者底詩是要創造一個比現世更純粹更不朽的世界，後者底卻是感情底自然流瀉，不論清與濁。隨從他們的青年，自然也劃分兩派。這區分是極粗陋的。因為馬拉美與魏爾崙究竟不是兩個敵系底首領，而是非常相得的朋友。追隨他們的青年，也以週旋於兩者之間的居多。

這真是法國文學史上底美談：每星期二晚上，巴黎羅馬街（Rue du Rome）五號的住宅裏，聚集着一班青年——當時及現在尚存的法國及歐洲文壇上許多顯赫的名字。一燈熒然，在捲煙繚繞的重重薄霧中，馬拉美對他們柔聲低談藝術上底各種問題。這班青年詩人都把他

底話像金津玉液般飲了，灌溉出來的便是日後絢爛的象徵之花。梵樂希就在這時候到巴黎，寄居於蘆森堡公園附近一間狹小的房裏。他那不願意執筆的惡習是永遠不改的。可是因為彼得魯易斯底緣故，他開始和當時努力文藝的青年如聯尼爾（Henri de Régnier）和紀德（André Gide）等混跡了。他們那時正創辦一個名叫角號（La Congue）的詩雜誌。他們都婉轉地譴責他底懶惰。他被逼不過，才勉強寫了一些詩應付他們，這些詩便是現在收集在舊作詩譜（Viebum de Vers Anciens）裏的。魯易斯更把他介紹給馬拉美。於是巴黎羅馬街五號，每星期二晚上，又增多了一個極有恆極忠心的聽衆了。是的，梵樂希實在是馬拉美最忠心最專一的門徒之一，就是馬拉美所以能在法蘭西詩史上占第一流底位置，至少一半是梵氏之功。據他對我說，他那時幾乎無日不自遠看見魏爾崙和一般青年詩人在先賢祠及蘆森堡公園之間的一間咖啡店（就是現在的（Salé du Panthéon））呼嘯成羣。可是不知爲什麼，他總覺到一種「神聖的畏懼」，使他不去親就他。不久，馬拉美底預言家般的直覺，也在許多青年中特別看起梵氏了，他底空前創作骰子底一擲永不能毀除僥倖（Un Coup de dés jamais n'abolira le Hasard）；首

極有趣味，極瑰祕的詩初脫稿時，梵樂希就是第一個得先讀的人。

梵樂希第一次在角號發表的詩是水仙辭 (*Narcisse Parle*)。詩中所咏的，除了希臘神話中一個名叫水仙的美少年臨流自鑑的故事而外，還有以下一段哀豔的逸聞：蒙伯利底植物園中，有一個無名少女底墳墓，相傳是十八世紀英國詩人容格 (*Young*) 底女兒。容格晚年，曾與其妙齡愛女寓居蒙伯利。不幸她竟絕命客旅，蒙伯利居民因為他們是新教徒，不允把她葬在他們底墓園裏。容格不得已把她私埋在此園中。後人憐之，為立一碑，碑上刻了「以安水仙之幽靈」 (*Narcissae Placandis Manibus*) 幾個拉丁字樣。植物園是梵氏在蒙伯利習法律時常遊之地，深感少女之薄命，因採用希臘神話中水仙底故事而成詩。在一首詩中吟咏數事，或一句詩而暗示數意，正是象徵派詩底特別色彩。水仙辭發表於角號後，它那慘淡的詩情，淒美的詩句，哀怨而柔曼如阿卡狄底秋郊中一縷孤零的簫聲般的詩韻，使大衆立刻認識了作者底天才，巴黎時報登了一篇恭維備至的批評。以後他更在角號及山駝兒 (*Le Centaure*) 等雜誌先後發表兩篇重要的散文——一篇是近年大衆才了解而影響法國今日的作家最深的與太司特先生

之一夕 (Une Soirée avec M. Test) 一篇是深奧謹嚴的達文希底方法導言 (Introduction à la Méthode de Léonard de Vinci) ——和十餘首詩：有的精緻如明珠底環珮，有的玲瓏如荷花間的紗燈，有的娟雅如景德磁器底雪上一點胭脂，更有的縞素無瑕如馬拉美底天鵝，都使讀者對於這青年詩人抱了無窮的熱望。可是這羽衣蹁跹的天鵝，因為太潔白的緣故，只在那春草般的湖面漾起了粼粼的碧漪，便飄然遠舉了。

人類是善忘的，梵樂希長期的緘默引起了一般讀者底遺忘正是當然的事。可是，一九一七年，歐戰方般的時候，一件大事發生了！那就是梵樂希底長詩年輕的命運女神 (La Jeune Parque) 底出版。在愛好文藝的社會中，無處不聽到年輕的命運女神底回聲，許多詩人及學者都莫名其妙地把它互相背誦以為樂。巴黎有名的文學雜誌 Connaissance 適開了一個「誰是法國今日最大詩人」的公開訪問，所得的答案差不多都不謀而合地指梵樂希。某批評家更嚴重地說：「我國近來產生了一樁比歐戰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羅梵樂希底年輕的命運女神。」

這詩對於智識界震撼之大，影響之深可想而知。從形式上看來，年輕的命運女神底音韻之和諧，色彩之濃郁，比他底少作固豐圓了許多。而且這一回，那森林中黃毛脚的獵神可不僅以斜睨那駿過的透明的葡萄果底空殼而自足了。現在，每句詩，每個字，都洋溢着無限的深意，像滿載甘露的葡萄般盈盈欲裂了。詩底內容，是寫一個年輕的命運女神，或者不如說，一個韶華的少婦——在深沉幽邃的星空下，柔波如咽的海濱，夢中給一條蛇咬傷了，她回首往日底貞潔，想與肉底試誘作最後之抗拒，可是終於給蕩人的春氣所陶醉，在晨曦中禮叩光明與生命——的故事。它所象徵的意義是很複雜的。詳細的分析是本文所做不到的事。某女批評家對於此詩的贊語說得好：「詩句這麼優美欲解剖他底意義固覺得不恭，詩意這般稠密若只安於美底欣賞又覺得不敬，詩義這般玄妙想澈底了解他又覺得冒昧。」

梵樂希作年輕的命運女神的動機，像他底一切作品一樣，是極輕微的。空前的大戰未啓端之前一年，他底朋友紀德和法國新評論書局底主人屢勸他把他少時作的詩收集起來印單行本，梵樂希終於首肯了。但是未付印以前，他很想用最冷靜的眼光把它們大修改一番。這麼一來，